

石榴树

□源泉

5月,榴红似火。这天早晨,磊品乡胜利村的左书记急冲冲地走在乡间小道上。她无暇观赏道路两旁开满红花的石榴树,脚下像着了火似的向着村子东面“龙半仙”家奔去。

朝阳暖暖地照着“龙半仙”家的三间小平房,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小平房屋前流过。夏风轻拂着河水,河面泛起一层层细银一样的波纹,有小鱼跃出水面,引起不远处几只悠闲的鸭子扭头张望。

“龙半仙”家门口长着两棵高大粗壮的石榴树,深红色的花开满枝头。单瓣的陆离,双瓣的华贵。雄花威武,三角形的花瓣,犹如勇士手中射雕的弯弓;雌花妩媚,鲜艳欲滴,犹如嫁娘头上的红玛瑙一般润滑、耀眼,招蜂引蝶。

“龙半仙”,因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不仅右脚残疾,而且天生弱视,一尺之外看不清物品,干不了庄稼活。父母无奈之际送他跟村东头的盲人“邵大仙”学算命,弄一些香灰或草药给人看病,自己能糊张口。

一晃40年过去了,已快到天命之年的“龙半仙”一直讨不到老婆。忽然时来运转,竟然在一次替人算命的过程中,把邻村寡妇二姐的病给治好了,小他一轮的寡妇二姐居然相中了“龙半仙”,三年前,与他结为秦晋之好。“龙半仙”掐指一算,命中注定自己儿女双全,大喜之余,每晚抱着二姐乐此不疲地干着繁衍下一代的工作。

在“龙半仙”的眼中,有“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正门朝南,门的左边也就是东边,是青龙位,青龙主阳,喜欢玩水,要让青龙为自己添子添福,就要时时让青龙玩水,水从哪里来?种树浇树!于是,“龙半仙”从村委会石榴树园移来两棵石榴树,长在大门的左右两边。石榴多籽与多子谐音,石榴籽形如宝石翡翠,代表富贵,寓意“多子多福”。用“龙半仙”的话来说,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幸福!

清晨,村民们常常看到,高出“龙半仙”半头的婆娘二姐,会从小河里舀上来一小桶水,浇树。这时候的“龙半仙”会跛着脚,站在门口对着挂在石榴树梢上圆圆的朝阳亮一嗓

特殊的收获

□凌继成

1982年9月下旬的一天,村广播站大喇叭响了:“村民们注意!接市农业情报站通知,这次稻飞虱虫害和稻瘟病来势凶猛,望村民按时施药。我社农药货源充足。这是最后一次防治,不能麻痹大意。”这是五接桥供销社张泽湘主任的声音。

我村在全市率先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的水田在打水站旁边,得天独厚,灌溉排水两方便,水稻长势喜人。我蹲下身来仔细看,稻棵之间清清爽爽。已是灌浆时期,籽粒开始饱满,捋了几粒咀嚼,满口清香。看人家的稻田,总有小虫在爬在飞。这时,张主任骑车经过,对我喊:“明天来买农药哟。”我满口答应,可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看长势二十天就成熟,用不着担心病虫害。

晚上老婆说要买农药,我说:“少打一次药水,省钱又省工。”老婆抬高声调说:“不行啊,张主任说这次来势凶猛!”我哈哈一笑,说:“听老张这么使劲喊,没准在搞推销呢。别担心,我家地势好,地质肥,丰收在望。”

没想到这次病虫害害果然厉害。等防治期结束后的第三天早,老婆慌慌地从田间回来,高喊着“不好了”,拉我赶到地头。只见许多地方稻叶枯黄,稻颈折断,像被火烧了一般。这次病虫害害双进攻,竟连我家大田边的一块小角地也没放过。

这可如何是好哇?全家人的口粮呢。我瘫坐在地上,看人家的田块,依然青葱喜人,我满心懊恼。只有低声下气地说:“你快去找一下老张,或许他有办法。”老婆白我一眼说:“你自己去。”我说:“我这就要上班。”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工厂办公室。有人捎信,说传达室有人找我。我想,老婆认识我的办公室却不过来,一准在传达室出我的丑了。来到传达室一看,竟是老张!他紧锁双眉,说:“事不宜迟,快请假同我回去商议。”

再次来到地头,已有好多人围在那儿。有些人正说着风凉话。老岳对大家说:“取笑不是好态度。”然后转向我,“我考虑了两种方案,一是把所有的稻子割掉烧掉,马上种上秋

子:“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在他心中,他成了诸葛亮,二姐就是他的“刘备”,自己得遇贤君,从此开始可以改写乾坤了。

三年过去了,乾坤似乎没有改写,二姐的肚子就像石榴的雄花一样,好看不结果,一点动静也没有。家里多了张嘴,日子过得更拮据了。“龙半仙”对二姐的兴趣也越来越淡,甚至到了分床睡觉的地步。二姐对“龙半仙”也从开始的“神奇”“神秘”“神人”的好感转为“窝囊”“庸俗”“粗人”,尤其是“龙半仙”从满嘴金黄大牙里喷出的口气,随着唾沫飞溅,直往鼻子里钻,比后面鸡窝里的鸡粪还要臭。

“龙半仙”掐指一算,发现是在右白虎位上犯了忌。原来家门口长的石榴树,右边的树枝高于左边的树冠,右白虎主阴,成虎压龙之态势。当天清晨就找来锯子把右边石榴树的树枝锯得“哗哗哗”直响,一边锯,一边竟不由得“嘿嘿……”冷笑一声,嘴里念起京剧台词来:“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哪!”然后对着二姐说:“我要休了你!”

吵架惊动了村委会第一书记左书记。望着散落一地的石榴花和树枝,左书记拉起蹲在地上痛哭流涕的二姐,对“龙半仙”说:“老龙,跟你说过多次了,不要再相信什么命运,帮人家算命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村委会已经研究决定,把村里做试点的十亩种植石榴树的田,划两亩出来,与你两口子的责任田对调一下,到秋天你们就有收成了!”

火红的石榴花映红了“龙半仙”羞愧的脸,两行热泪从他混沌的眼眶里流了下来,把地上被压碎的花瓣润得更红了。

三年后,到了火红的10月,“龙半仙”家门口的石榴树上挂满鲜红的石榴,犹如一盏盏张灯结彩的小灯笼,从“龙半仙”新盖的二层小楼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石榴树,雄花,威武;雌花,妩媚。“龙半仙”抱着龙凤胎,一想到被左书记拉到市院做检查的事,不由得从肺腑里蹦出一句台词来:“我面前来了个知音的人哪……”

小白菜。抢种一熟,不影响下熟。菜籽我们供销社提供。二是把受伤的稻子割掉烧掉,补打药水,农药重新配制,争取能有所挽回。采取哪种方案,你们自己决定。”

我硬着头皮说:“种菜怕不好卖,没有稻收就没有口粮。我看大田块就补救一下。这儿还有一块小田块,就全部割清,种上小白菜。”然后我望着老婆。老婆抬眼望向张主任。张主任笑起来了,竖起大拇指说:“哦,这个决定好!原来这儿还有个地角呢。现在就同我一起去供销社配药领菜籽。小白菜长起来了,拿到供销社门口来卖,那儿人流量大。就这样,好!来个大田损失田角补!”我看到老婆嘴角微露笑意。

后来,张主任几乎每天都要来我家地头看一看,说些注意事项。一见张主任来了,我老婆和好多邻居都涌过来问这问那。稻田里终于返青了,稻粒也开始饱满了。

这年,我家稻子收得少了些,但那块边角地的小白菜,在供销社门口也卖了一笔钱,挽回了一些损失。想起张主任不光做好分内的事,还做好分外的,我们很感激。便写了感谢信,同老婆一起送到五接桥供销社。老婆说:“看你下次还不敢赌一把了!”我说:“不敢再碰运气了,要相信张主任。”张主任说:“要相信科学,就会有好运气。赌一把,总有一天会砸。”望着这位三十多岁的共产党员,我们夫妇俩使劲地点头。

承包土地第一年,我家稻子产量不算高,但我觉得收获最大。三十八年过去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特殊的记忆。



“我与供销合作社”

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OP

投稿邮箱:  
49932530@qq.com

主办单位: 南通市供销合作总社  
承办单位: 南通日报社

征文



冬守

李陶

又见小雪

□童国华

再见小雪,我俯首为她安静的睫毛补笔,  
墨迹细微处匀称,一笔一划疏密有致,  
在睡眼惺忪的河床,水草侧身,  
群鸟飞出冬眠的画框,羽翼流畅而洁白,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罗叮子

崔总相邀去阿尔金山,我欣然同往。

7月16日下午1点,我们从鱼卡收费站进入柴达木腹地。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先后来到柴达木盆地与阿尔金山,他形容这里是“亚洲的干旱中心与死亡之海”。

车子穿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褶皱千里,寸草不生,让人感觉置身于火星表面。宇宙变得异常单纯:惟蓝天、白云与荒漠。心情沉湎其间,精神特别亢奋。

晚上9点到达花土沟,寻一家网评较高的餐馆整了二两小酒,入住茫崖石油公寓。宾馆是阿龙提前预订的,阿龙大名股小龙,三十出头的壮小伙,是此趟无人区之旅的领队,著名的野外生存专家,大家平时都亲切称呼他“龙哥”。

7月17日,团队在花土沟作无人区出发前的休整。我与杰祥自12日从海安出发,连续开了5天车很疲惫。中午在石油公寓扎扎实实地补场午觉,下午神清气爽地去镇上转转。花土沟处青海最西北边,毗邻新疆若羌,离楼兰古城不到300公里,是真正的边陲小镇,是进出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羌塘、罗布泊四大无人区的门户。这里又是柴达木石油与钾肥生产基地。一排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在荒漠中的低矮厂房见证了共和国创业之初的艰辛,也曾吸引了全国许多有志青年。厂区墙上至今还残留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几个烟熏色退的美术字,思绪被带回到那个特殊年代……

7月18日上午,车队从花土沟出发,进至新疆若羌县境内的阿塔提罕检查站,手机就彻底没有信号了。

车队进入了阿尔金山山区,先是一段搓板路,然后是一段非常陡峭的上坡路,茫崖海拔只有3100米,而阿木巴勒山口的海拔是4500米,爬坡落差近1100米,这与318国道上的七十二拐之形路极其相似。

越过阿木巴勒希坎山,车子进阿尔格山。山腰上有一群羚羊在自由穿梭,偶尔停下来打量下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然后一扭头跑得无影无踪。

阿尔格山的左边有一片古老的岩溶地貌,山体经过千百年溶解分化,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像骆驼、苍龙、佛像……

画家春明很快从中发现了“阿尔金山之母”,我却发现一组乌龟形状的山石,跟电影

远方妖媚,轻盈舞姿漫卷天空之城,  
原野歌唱雨水,前世今生,  
辽阔生命凝华了青春纯洁的血与泪,  
又见小雪,我背负红尘扑进她纷乱岁月!

《七十七天》里一模一样,一问阿龙方知《七十七天》电影的取景并不在羌塘,大多拍摄于阿尔金山。

由阿尔格山向西开30分钟,即到阿雅克库木湖,阿湖是保护区内面积最大的湖泊。此时天空乌云涌动,湖上波浪起伏,凉风习习,好一个清凉世界。

傍晚到达祁漫塔格中心管理站,印象最深的是墙上“氧气吃不饱,高原精神饱”标语。晚宴设在会议室,清水羊肉加新疆饕餮。

入夜,宿在中心站员工宿舍,发现被子有点湿漉漉的,两腿在被窝里瘙痒难忍,取包湿巾重擦一遍,再涂点止痒药膏,穿条裤子后稍有缓解。崔总说:“兄弟将就点吧,在无人区这已属五星级待遇了。”

7月19日,今天的目的地是克其克库木库勒。戈壁上刚开始还有点车辙印,后来全没了,车子以不到30公里的时速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往西行驶。一边是广阔的沙漠,一边是巍巍的高山和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

中午到达克其克库木库勒沙漠边缘,翻越沙漠车胎需要放掉一部分气,克其克库木库勒沙漠由于风的作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几十米落差的沙丘,只要一脚刹车不到位或方向打反,就可能车毁人飞。经过两小时惊心动魄的穿越,终于到达克其克库木库勒湖(小沙子湖),克其克库木库勒湖是这个区域唯一的淡水湖,所以选择在这安营,便于取水。此时阿龙在湖畔沙滩发现了野葱,龙哥说野葱非常珍贵,有滋阴补肾、壮阳活血的药效,让大家多拨点晚上炒羊肉。

傍晚狂风大作,气温急剧下降。我们的帐篷被风刮得七歪八扭,春明找来一把行军铲,在帐篷四周加固一圈沙子。就餐帐篷内,同志们围桌而坐,桌上摆满花生、鸡翅、鱼罐头,还有新疆著名的“弄死你”乌苏啤酒,隔壁野葱炒羊肉的香味亦弥漫于帐篷之中。

第一次在无人区喝酒,同志们都很兴奋,酒是个好东西,它拉近了南北队员的距离。身处荒原,潜意识里多少有点恐惧。白天我看见了熊、野牦牛、野驴、藏羚羊……没有发现狼,我曾问缘由,边检站站长张明说:“阿尔金山的狼并不少,月前曾有央视车队来过拍纪录片,狼暂时躲山里去了。”

阿尔金山真正的美在冬天,因为夏天涨水,车子无法进入西部高海拔区域,我先提前结束了这趟旅程。